



温柔的杀戮

George V. Higgins

**Cogan's
Trade**

〔美〕乔治·希金斯 著 陈卓能 译

对话即人物，人物即情节。——乔治·希金斯

布拉德·皮特主演动作巨制原作小说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温柔的杀戮

George V. Higgins

Cogan's Trade



〔美〕乔治·希金斯 著 陈卓能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温柔的杀戮/(美)希金斯(Higgins, G. V.)著;

陈卓能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5. 3

书名原文: Cogan's Trade

ISBN 978-7-5327-6744-1

I. ①温… II. ①希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2333号

COGAN'S TRADE

by George V. Higgins

Copyright © 1974 George V. Higgins. Copyright renewed 2003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4

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rion Books,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td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 09-2013-685号

温柔的杀戮

[美] 乔治·希金斯 著 陈卓能 译

策划/黄昱宁 责任编辑/顾真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o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5 插页 2 字数 89,000

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5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6744-1/I·4073

定价: 33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7602918

第一章

阿马托身穿带有一道暗红条纹的灰色西装，系着一条金栗两色相间的领带，里面是一件糙面纹理的粉色衬衣，在左手露出的翻边袖口上绣有自己名字的首字母。书桌呈腰子形，铺着胡桃木的贴皮，阿马托就坐在那儿，两眼直直地盯着。“我得说，”他发话了，“你俩还真是人模狗样。来迟了有四个钟头，看看你们，一副狗屎样，臭得跟下水沟似的，真他妈操蛋。刚从牢里出来是吧？”

“怨他，”第一个人忙说，“是他来迟了。老子等了好半天呢。”

这两人都穿着朱色绒毛套口的黑靴。第一个人披了件军绿色大衣，灰毛衣早磨破了边，蓝色牛仔裤也褪了色，一头长长的金发脏得像烂泥巴，两边各留着络腮胡的鬓角。第二个人也披了件军绿色大衣，外加一件灰色运动衫和一条脏脏的白色牛仔裤，披肩的黑长发，下巴上有刚冒出来的黑胡茬。

“我赶狗仔去了，”第二个人辩解道，“十四只，花了我好些工夫。总不能放它们在外头自己逍遥去了是吧？不行的。”

“你这一身狗毛，”阿马托说，“我猜你是在操狗吧？”

“哪儿，咱玩自个儿的，大胖鼠，”第二个人说道，“我刚出

来，没你这样的运道，多的是上门的肥差。我可没时间跟你在这耗。”

“‘约翰’，”阿马托高声说，“可以叫我‘约翰’。别人找我帮忙时，大多称呼我一声‘先生’，但你可以叫我‘约翰’，我不介意。”

“我尽量吧，大胖鼠，我尽量，”第二个人答道，“但你得给我宽限个时日，懂不？我这人，刚放出来，脑子一团糨糊，大好社会我还得适应适应，这是头等要紧的。”

“你就不能找别人了吗？”阿马托对第一个人呵斥道，“找这狗东西，连句人话也不会讲。难不成我还让着他？”

“本来可以的，”第一个人说道，“但你自己说要找个靠谱点的。喏，就在这，就是拉塞尔。不要看他说话没个正经，人可好用了，你要是大人大量容得下他，做事没问题。”

“没错，”拉塞尔在一旁搭腔道，“再说，像你这种人，没那两下子，真要自己来，估计再使劲事也难成。”

“这狗东西我不要，”阿马托对着第一个人说，“狗娘养的，跟他对不上盘。这么着吧，你去给我找个黑鬼来，听话的，壮实点儿的。跟这鸡佬谈事儿，我没那么好性子！”

“拉塞尔，看在上帝的分上，”第一个人劝道，“闭嘴别闹了行不行？他是在帮咱们呐！”

“这我可不懂了，”拉塞尔疑惑地说，“我本以为是我们在帮这个操逼货。嗯，大胖鼠？现在是你，在帮我？”

“你他妈给我滚!”阿马托怒了。

“嗨，”拉塞尔回道，“有你这么跟人说话的吗！你他妈不就一个蒙人进来学车的主，在外头跟人说话也这样？”

“眼下这件事，”阿马托说道，“要是成了，两人可以拿三万。他这种菜鸟，弗兰基，像他这种菜鸟，几个钢镚儿我可以弄一打来，指不定还多送一个。去去，找别个来，这种狗屎我可受不了。”

“还记得人身保护令吗？”弗兰基这时问他。

“保护令？”阿马托不解，“什么保护令？我签的令状九百张都有了，写完一张刚转身，那些毛猴又递过来一张。你说哪个令？”

“就那个，他们拿来传讯我们的那个，”弗兰基说道，“联邦法院的。”

“排队让人指认那会子的事？”阿马托说，“记得，就被那个大黑鬼跟上的那次。”

“长屌娘。”弗兰基补充道。

“管他爹啊娘的，”阿马托说道，“我和他都没正经搭上话。不过是他脱我裤子，我不让他脱我裤子，仅此而已。‘别动，就一会，小白脸。让我好好伺候伺候你那屁眼。’那家伙，真他妈精虫上脑。那嘴片子还画得跟白骨一样。”

“隔天晚上他就不在那了。”弗兰基说道。

“隔天晚上不在的是我，”阿马托说，“要是我在那，你想想，黑鬼还会出来？我给了比利·邓恩一个木凿子去弄黑鬼。要是我在

的话，黑鬼早在院子里就被逮着了。真他妈是个二愣子、蠢货，现派的人没一个靠得住，脑袋瓜子真该修理修理，办事太糙。”

“那会你是在诺福克。”弗兰基说。

“是在诺福克，”阿马托应道，“一整天都坐在那，看一帮人围攻我那狗屁律师，自己脑子里却在想比利会怎么对黑鬼，所以就回去了一趟，之后才听说自己给判在了诺福克。那晚回去时唯一见着的是个修女，披着一件灰衣服，问我要不要去学吉他。”

“这人我认得，”拉塞尔说道，“她总在那一带转悠，有次还去了康科德。我还和她说过话呢，我说：‘姊妹，我要是想弹吉他，早他妈弄一把玩了。’说完她就不理我了。但中意她的人还挺多的。”

弗兰基打断道：“黑鬼当晚就进医院了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，”阿马托说，“但愿他早死早超生。”

“没呐，”弗兰基说道，“但我见着他了。那家伙脑门子上被剥了足足有三寸皮。”

“嗨。”阿马托叹道。

“就他。”弗兰基说着，头朝拉塞尔指了指。

“开玩笑。”阿马托说。

“剥皮就像剥橘子一样。”弗兰基说。

“还不如说剥树皮呢，”拉塞尔说道，“好家伙，那皮肉，打娘胎出来我就没见过这样的。”

“你被他盯上了？”阿马托问。

“肯定是被盯上了，”拉塞尔说道，“眼瞅着以为逮着了大骚货，屁颠屁颠地跟过来。我身上就一把刀，路上跟人买的，一百块钱，卖的人说我被盯上了，带着有用。我打赌，在那待了十分钟都不到，黑鬼就凑了上来。后来可再没这么干过。”

“看到了吧，”弗兰基说，“人是糙了点，办事不含糊。”

“他干净吗？”阿马托问道，“你们都干净？”

“弗兰基，”拉塞尔问，“你还好这一口？”

“闭嘴行不，拉塞尔？”弗兰基呵道，“操。出来后都戒了，啥也没碰过，就喝点小酒，一两小口，还多是啤的。现在眼巴巴等着领钱呢，有了票子，咱就喝点好的。”

“不是喝，是嗑，”阿马托厉声道，“嗑药。我亲眼见的，别忘了。你他妈黄胶囊嗑十八层地狱去了都。”

“约翰，”弗兰基说，“那儿就只有那个。连个卖啤酒的都找不到，那我只好有什么吃什么。但老实说，出来后再没碰过这东西了。”

“他呢？”阿马托问道。

“呵，大胖鼠，”拉塞尔说，“不碰是不可能的。老子嘛，啊，来几瓶丽波，卷几根烟，偶尔弄两包大麻，但我只溜，懂不？也不算好这口。咱可是去当过童子军的，知道不？丫给你搜个身，再教你打结什么的，啥都教。”

“混蛋，”阿马托对着弗兰基吼道，弗兰基只好耸了耸肩，“我是让你去找个人！现在我手头就这件大事，办成了，咱大赚一笔。没别的意思，就想找两个办事利索的、不乱来的，找得着，算是你给我积德。好，现在你他妈给我整个嗑药的！我还巴巴地指望着你俩能办成点事，你丫这要是去了，还不全给弄黄喽？这趟活可是天上掉的馅饼，几辈子碰不到一回。所以你记着，别拿这事和我开玩笑，别他妈在我面前装正人君子，一办正事儿就嗨得跟鬼似的，这样的我不要。我要的是钱，钱！”

“大胖鼠，”拉塞尔说，“打小，咱就是拿止咳糖浆当药嗑的，喝大发了都没事。帮咱山姆大叔上前线那会儿，得去钻地道，你听过吧？脸抹得跟黑炭一样就进去了，手里还拿把点四五手枪，嘴里再叼把刀，就进去了。那些地道，我天天都在钻。要是里面没碰到什么，这天你就算走运。稍微差点，也就是踩到蛇或别的东西要咬你。要是不走运，多半是遇到越佬拿枪指你了，那些越佬，瘦得皮包骨头。最糟的，就是开枪爆了你的头，要不就作死碰到了火线，下面一堆乌七八糟的东西，稍不留神，那家伙炸得叫一个猛；尖竹钉也是，你掉进钉坑里，手里全他妈越佬屙的屎，毒性发作那都是分分钟的事。

“这最糟的，我没遇过，”拉塞尔说，“爬地道爬了近两年我都没遇过。虽说没混到你今天这档次，砸钱买野马车，教傻子握方向盘，但照样我也没混到最糟。

“其实，大胖鼠，”拉塞尔说，“要真说起来，那会儿还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栽在这上头。临出发的时候想，你要是有种，就能活着出来。说句不中听的，老子有种，知道不？老子他妈有种！这么一想，唉，心里踏实多了。不就有种没种的事吗？老子有，那还怕啥。结果一去就傻眼了。我亲眼见着有人，进洞前还好好的，出来时已经搁运尸车上，被塞进绿袋子里了。还有些个出来的时候，不是没了鸡巴就是少了蛋。这帮人，不走运，碰上日子了，涂成黑炭又能顶啥用，挡不了刀刺儿啊。再说这地道，上面全他妈挖的狼阱，要找都没影。

“这下我可得好好想想了，”拉塞尔说，“我这脑袋瓜子，往往不装事，但这回不同了。仔细一想，得嘞，这条命搁刀子口上了，叫天天不会应，叫地地也是哑巴，能做的无非就是给自个儿壮壮胆，求个好运。运气这东西咱说不准，也就只能靠胆了。我自个儿清楚，千千万万，咱不能碰上最糟的，但心里就是没辙。所以那阵子，能出得了洞门，就知道隔天还得再下去，这一天挨过一天，无非是离棺材更近点。也就那样了。从那会起，我才学着抽一两口。你甭说，还挺管用。

“后来我开始留心其他人，”拉塞尔说，“当然，脑瓜子还在转。我瞅着这帮人，不说全部，大部分，都至少会抽那么几口，而且用的还是大麻，知道不？有些用的量还真他妈凶，用完后，人不比以前利索了。这些事，我一直都留意着，自个儿用完后什么反

应，别人身上也一样。我先是弄一点瞧瞧，那帮人开头的时候也不敢多用，就一丁点儿的量。一用之后，就开始忘事，啥也不管了，这你应该知道，挺玄乎的。年纪大的就喝酒，往死里喝，过不了多久，整个人就不对了，手也抖了，魂也跑了，要是在洞里碰上火线或越佬啥的，得，没一会工夫醒不过来，等醒过来了命早就丢了。想要活命，自个儿就不能迷糊。

“所以我换了白面，”拉塞尔接着说，“毕竟得抽点东西，那玩意也不赖。啥时候抽？出来了抽。挨过一天出了洞，晚上又不下去，这时候才用一点。再说白面，我先前只用来溜，后来也试过其他法子，但一般都是溜。甭管哪种法子，老子就是用了，而且用得舒坦。

“好吧，”拉塞尔补充道，“白面这东西，用的时候是舒服，当然它派不上大用场，你也知道，在洞里挡不了刀刺儿。但每天这么吊着命下去，拖着命出来，再吊着命下去，心里实在不敢想，要是哪次运气到头，出不来了可咋办？所以说，白面真他妈好东西，用了不迷糊，又能让你逍遥逍遥，这才是我要的。”

“很好，”阿马托开口了，“要是把今天这趟活给你，你大概也这样吧。活拿到手烟抽到口，快活赛神仙，然后迷迷糊糊就给我冲进去了，这时一定会有个可怜虫，吓得直叫唤，你就一个枪子儿毙了他。真他妈一个三岁毛孩要是脑子好使点都能办的事这下都办砸了。这才是我怕的。”

“他行的，约翰。”弗兰基说。

“也许他行，”阿马托说，“也许他不行。也许你也不行。在这事上，我不想有任何人挂彩，也没有任何理由让人挂彩，不管是进去的人，还是进去的时候已经在里面的人，都不准受伤。只要钱，钱拿到手，万事大吉，犯不着把谁都得罪个遍。今天说的这地方，要是常年都在，那我倒可以冒个险，即便是个会搞砸的瘪三，我都信他一次，他说行，那行，上，搞砸了也没事，反正跟银行一样，过几天叫两个机灵点的再上，无所谓。但这他妈不是银行，不是你砸了一次，机会就没了，跑了。所以我必须悠着点，没把握绝不会出手。我会多找几个人看看，慢慢来，反正有的是时间。”

“约翰，”弗兰基说，“我得混口饭吃。我在牢里待了那么久，现在又找不到活干。你，你这是在拿我当猴耍啊。”

“兄弟，”阿马托说，“我老婆，康妮？烤猪肉那是一绝。她会做那种塞馅的，不知道你吃过没有？味道实在好。那天晚上她给我做了一份，出来后头一次，可我没动。我这么跟她说，我说：‘康妮，从今往后，别给我烤猪肉了。’这道菜，想当初我有多喜欢，我一直都说这是她最拿手的。她做菜也真有那么几手，算得上内行，看她那一身肉就知道了，好吃也好做，从来没停过。我接着对她说：‘培根啊，火腿啊，不管是不是猪身上的，都不吃。你会做焗豆吧？别给我加猪肉。豆我可以吃，肉我不要。’然后，呵，我一人下了折梯，窝在自己破车里吃。七年，快七年了我没和家人吃过

一次团圆饭。本以为上个月回来，能凑成一桌了，可他妈我照旧自己一个人蹲梯子口吃饭。老子他妈栽过跟头，懂吗？我他妈看走了眼。那会我比你俩现在都惨，我们不得不出手，就是死也要抢口饭吃，大伙个个急得眼冒金星，这时他冒出来了。那就他吧。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，嘴上说不出来，但心里明镜似的，这人不靠谱。后来还是派了他去，果然，砸了。这一砸把自己也砸进去了。每天，几乎每天我都得就着猪肉活命，你当是什么好肉？乌七八糟恶心吧唧的一堆烂皮烂肉，吃得我反胃，可我吃了将近七年。我孩子还小，我手头的生意，没预计的好，倒也凑合，但我却天煞的被关在了里头。这种日子，我还想再回去吗？所以今天再想吃猪肉我也不吃，就是要给自己长记性：从今往后，我约翰办事不能急。你，还有你，想什么做什么，我都懒得搭理。能办事，行，过来办事，要办就办得妥妥的，好事不把它搞砸喽，也别把自己再送进去。但吃烤猪肉，那是最后一次，我他妈最后信一次。星期四给我电话，我心里该有数了。记着，星期四，到时再跟你说。”

第二章

波士顿，地铁公园街站。拉塞尔在地下二站台上站定，对着四英尺开外的弗兰基说道：“好了，我来了，咱这是去还是不去？”

弗兰基靠在红白两色的立柱上，回了一句：“看情况。”

“别看我，”拉塞尔忙说，“我五点多就起来了，现在累得要死。要是不去，估计还能搞个妞。”

“你们这帮人，现在不在大晚上搞了吗？”弗兰基有些愠怒，“我那个姊妹，桑迪，我们那会儿还小，但凡她晚上有约，屋里就待不住。现在碰上周二、周三下午便出门。我在她家住了五个星期，那几天准见不着人影。”

“消防员，铁定的，”拉塞尔说，“消防队上夜班的小子。年轻小伙。她周末不出门。”

“要不就是个条子，”弗兰基说，“条子情况也差不离。我跟她说：‘桑迪，原本碍不着我什么事，只一句：别他妈和条子混。’这一句她便不干了，对着我扯嗓子：‘凭啥？你们这帮人又比条子好多少？’这丫头，可怜呐。”

“还是可怜可怜你自个儿吧。”拉塞尔说。

“必须的，”弗兰基答道，“但话说回来，那丫头钓人从没直接上钩的。当然人前人后她还算吃得开。但就钓人这事，从来没顺当过。”

“压根就没人顺当过，”拉塞尔说，“能来点新料吗？本来我钓了一妞，说是过会去她那。我跟她说自己得先去个地方，要不晚上吧。但人家得上班，下了班也晚。我是无所谓，又不是没熬过夜。可那是一护士。妞说：‘听着，我可是给那些老不死的擦尿洗屁股，恶心一整天才得空，你以为那会我能有兴致做这个，嗯？想得倒美。歇菜吧！’”

“有点儿意思，”弗兰基说，“我看这娘儿们不简单，该不是你从拧下的小报广告上认识的吧，真有你的。依我看，娘儿们那里头指不定塞着几把碎玻璃呢。”

“听着，”拉塞尔说，“我跟你讲，四年，快四年了我没碰过人，荒得蛋都疼，就他妈抓条蛇我都能上。这些骚逼，说实话，见一眼就倒胃口，给你轮都不要。可他妈毕竟有‘逼’！”

这时，铁轨那边朝南的站台上来了个壮汉，穿着白色连体工作服，手里提溜着一只蓝色塑料桶，看上去笨手笨脚的，不利索。他转过身，对着贴砖墙看了一会，然后放下桶，两手搁在屁股上。那面墙上斜歪着几个十八英寸高、红色喷漆的字母，写道：舔吧，南鬼。接着他弯下腰，从桶里取出一把钢刷和一罐清洁剂。

“都像你这样看得开就好了，”弗兰基说道，“我这人，做事没

心力。之前想，要是等老子放出来，这帮小兔崽子最好把全城的老娘儿们小娘儿们都搬走藏好喽。可你知道出来后怎样？我睡，没日没夜地睡。要是现在留我一人，立马倒头就睡，睡他个昏天暗地神经错乱。所以说，这次他葫芦里卖什么药，我压根就猜不到。他这人，狂是狂了点，但至少脑子有用，懂不？我是不行。放出来头一天，他就四下里打探去了。我呢，还成天做梦，想着哪儿弄点钱。真有能耐，我早活出个人样了；可咱脑子不好使，想不到路子啊。迪安，我姊妹家的那位，看上去人还不错，就是个闷葫芦。知道他平常都做什么吗？这家伙看目录。哪儿来的目录，家门口邮箱？好家伙，他可是帮加油站干活的，大中午出门，到晚上八点半，闲的时候就盯着目录看，什么电子玩意儿的都看。我姊妹呢，老公在外拼死拼活地和汽油干，她也在外拼死拼活地和男人干。迪安蒙在鼓里，啥也不知道。我睡着他的沙发喝着他的酒，可我的底细他不知道；他老家在莫尔登，我老家在哪，他也不知道。两人结婚时，我还在牢里待着呢。可人家怎么对我说的，他说：‘记着，这事别告诉桑迪，你要是多嘴，桑迪就得怀疑我了。是这样，你小子大概想要泻泻火。我知道一骚娘儿们，她男人以为她半夜才下班，实际上十点就走人了。’听完我回了他一句，当然我没问他名字，更没提起桑迪，两口子的不需要我插手。我只是回了一句谢谢，但自己没地方，能带妞去哪？又没车，兜里揣着三十块钱，我能去干啥？

“然后他又出了个主意，”弗兰基接着说，“他和桑迪会出趟

门，我就用他俩的地方。呵，照这样半夜三更的，小孩被吵醒都跑出来，看自己大舅光着屁股和女人滚沙发，这叫什么事儿，完全行不通啊。所以我得找路子赚钱，找不到，人家约翰有。想要混就这一条道，不听他的听谁的。”

“放屁，”拉塞尔呛了一句，“听他？我倒是想听，可人家愿意说给我听吗？操蛋家伙。看我不顺眼？行。老子才懒得跟他混，稀里糊涂的买卖老子不稀罕，老子以前吃过这亏，这辈子都别想来第二次。再说，现在又不是闲着，自个儿的买卖做得顺手着呢，来钱不如你那个快，可至少心里有把握，想在哪儿下手就在哪儿下手，用不着屁股黏在那个死胖鼠后面瞎蹦跶，连屎都捞不到。”

“行，”弗兰基说，“我也是这意思，你来不来都行。我要是能像你这样就好了，但我，呵，人家说事成后一人一万。你不要这一万，可以，但我要。我眼前就这一座独木桥，比不上你的阳关大道。”

“也没那么多了，”拉塞尔回道，“挣不到五位数，五千七千的倒能凑合，上万是没有的。你要是给我这个数，我立马哧溜一声就上。赚这种钱，我心里有数，可我不跟他那种人干。老子赚自己的小钱，多熬些日子也无所谓，但他那事，看的是你有没有种，对不对？可有种没种都是人自个儿瞎想的，叫我怎么弄？所以，他不稀罕我，没事，老子也犯不着给孙子拍马屁。你俩看着办吧，你们说行，我就行；他拿主意，也行；找别的人，更行，我无所谓。”